

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編 張繼禹

冊主編 廖名春

中華道藏

第一五冊

華夏出版社

目錄

001 冲虚至德真經	一
002 冲虚至德真經釋文(殷敬順)	三六
003 冲虚至德真經義解(宋徽宗)	五三
004 冲虚至德真經解(江通)	八六
005 冲虚至德真經廣齋口義(林希逸)	一九二
006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高守元)	二六六
007 通玄真經(河北定縣漢墓竹簡本)	四三五
008 通玄真經〔注〕(徐靈府)	四四二
009 通玄真經〔注〕(朱弁)	五一
010 通玄真經續義(杜道堅)	五八七
011 洞靈真經	六五九
012 洞靈真經〔注〕(何瓌)	六七一
013 黄帝陰符經	六九五
014 黄帝陰符經集注(伊尹等)	六九六
015 黄帝陰符經注(張果)	七〇一
016 黄帝陰符經注(黃居真)	七〇六
017 黄帝陰符經注(沈亞夫)	七一
018 黄帝陰符經注(蔡望)	七四
019 黄帝陰符經解義(蕭真宰)	七十七

020 黄帝陰符經解(寒昌辰)	七二六
021 黄帝陰符經注解(任照一)	七三四
022 黄帝陰符經集解(袁淑真)	七四一
023 黄帝陰符經疏(原題李筌)	七五一
024 黄帝陰符經講義(夏元鼎)	七六二
025 黄帝陰符經注解(原題鄒訢)	七七七
026 黄帝陰符經集解(赤松子等)	七八一
027 陰符經三皇玉訣(原題軒轅黃帝)	七九一
028 黄帝陰符經心法(胥元一)	八〇二
029 黄帝陰符經注(劉處玄)	八一三
030 黄帝陰符經注(唐淳)	八二〇
031 黄帝陰符經注(侯善淵)	八二九
032 黄帝陰符經注(俞琰)	八三二
033 黄帝陰符經夾頌解注(王道淵)	八三七
034 黄帝陰符經頌(元陽子)	八五〇
035 陰符天機經	八五三

001 沖虛至德真經

經名：沖虛至德真經。原名《列子》。相傳為戰國人列御寇撰，一說係魏晉人假託。唐代尊為道教四子真經之一。三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本文類。參校本：《四部叢刊》影印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北宋刊本（簡稱北宋本）。

列子



列子，姓列，名禦寇，鄭人也。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初事壺丘子，

後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九年而後能御風而行。弟子嚴恢問曰：所為問道者，為富乎？列子曰：桀、紂唯輕道而重利，是以亡。其書凡八篇。列子蓋有道之士，而莊子亟稱之。今汴梁、鄭州、圃田列子觀，即其故隱。唐封沖虛至德真人，書為《沖虛至德真經》。

沖虛至德真經卷上

天瑞第一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

《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

消息者，非也。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冲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達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生者；

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爲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官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髡髽，撻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此過養乎？過歡乎？種有幾？若鼃爲鶉，得水爲鷖，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烏。陵烏得鬱栖，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蟻蟻，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駒掇。駒掇千日，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食醯

頤輅生乎食醯黃輅，食醯黃輅生乎九猷。九猷生乎脊芮，脊芮生乎腐蠹。羊肝化爲地臯，馬血之爲轉燐也，人血之爲野火也。鷄之爲鷄，鷄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鷄也。燕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鶉也，朽爪之爲魚也，老韭之爲莧也，老踰之爲獫也，魚卵之爲蠱。晝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鴟。純鷄其名大腰，純雄其名釋蜂。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後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厥昭生乎濕，醯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

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盡其終，惑於數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

善乎，能自寬者也。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

尼曰：有焉耳。望其壤，睨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微也。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己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礪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粥熊曰：運

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跚踔，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霓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嶽也，河海也，金石也，水火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

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知。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

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己也，遇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仞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爲盜耶？孰爲不盜耶？

黃帝第二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奸居按切黜，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奸黜眉回切，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厨膳，退而間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疏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撻無瘡。音簫瘡。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礙與礙。

同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間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假不愛，仙聖爲之臣；不畏不怒，原慤爲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問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女何去來之頻？尹生

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女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盼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汝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忤，屏息良久，不敢復言。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蹈火不熱，行乎萬

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姬，魚語女。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而正焉！彼將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游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却，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是故選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盃水其肘上，發之，鎗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

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遊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強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爲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垌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寤於饑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黧黑，衣冠不檢，莫不睥之。仍更切。既而狎侮欺詒，攔止兩切。摠必結切。挨倚海切。抗勇主切。亡所不爲。商丘開常無愠容，而諸客之技單，憊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

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爲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飢骨無礙。范氏之黨以爲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隈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物亡迁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

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僞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鴛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鵬鸚之類，無不柔馴者。雌雄在前，孳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鴛曰：鴛，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哀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

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遊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謾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譖，吾與若玩其文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摳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愠。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②內。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似^③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④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

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癭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纍琬音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纍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也，若櫟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癭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海上之人

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爲無爲。齊智之所知，則淺矣。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籍苒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向之所出者，石也；而向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閼者，游金石，踏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

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女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歟？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請，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衿，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合作萌乎不誼合作震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幾發於踵，此爲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

之以太冲莫朕，是殆見吾衡氣幾也。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沈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汙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猗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爲茅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狶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忼然而封戎，壹以是終。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萬

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履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而焉用之感也？感豫出異。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洎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夫子問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蹙

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楊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強。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強，先不己若者；柔，先出於己者。先不己若者，至於若己，則殆矣。先出於己者，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強，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己，至於若己者剛；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老子曰：兵強則滅，木強則折。柔弱有生之徒，堅強者死之徒。狀不必童而

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傳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羆、虎爲前驅，鵬、鵠、鷹、鳶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

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群，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携，食則鳴群。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芋，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芋，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紀渚子爲周宣王養門鷄。十日而問：鷄可門已乎？

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耳。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聲歎，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入，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者，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

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沖虛至德真經卷上

①帥：北宋本作「師」。

②拱：北宋本作「撰」。

③似：北宋本無。

④並：北宋本作「益」。

⑤原本「多」前有「無」字，據北宋本刪。

沖虛至德真經卷中

周穆王第三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核；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①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厨饌腥蠅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臆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嫋靡曼者，施芳澤，正娥眉，設筭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袂，騰而

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碩虛焉。既寤^②，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拂^③。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間恒，疑顛亡。變化之極，疾徐之間，可盡模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藟^④音華，驅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灋^⑤音義，主車則造

父爲御，裔齊罔合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栢天主車，叁百爲御，奔戎爲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漣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貽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于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常^⑥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爲登假焉。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

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幡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子列子曰：善爲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爲，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炳；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爲疾者，則夢溺。藉帶而

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子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故畫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爲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強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周之尹氏大

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⑤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游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爲僕虜，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背昔^⑥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吟嚙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間。鄭人有薪於野者，過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

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仞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辯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

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有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廼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

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況魯之君子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遄歸也。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給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仲尼第四

仲尼閑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

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

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日不輟。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嘗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

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真爲聖歟？真不聖歟？」商太宰默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之處